



禮記

卷
十三
十四



服部文庫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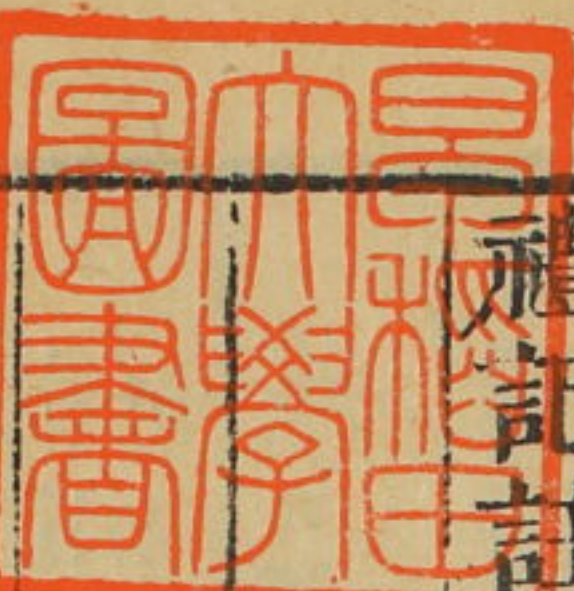
189

8



117
189
8

禮記註疏卷第十三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王制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
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
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

者逮及也簡差擇也

○防本又作坊音同恤辛律反逮音代又大計反肖音笑紕敕

律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

帥循也不循教謂敖狠

禮記疏

卷第十三

及古

不孝弟者司徒使卿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帥音率循音

巡款本又作傲同五報反狠胡壑反弟大計反本又作悌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

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

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

國蜡而飲酒養老朝直遙反庠音祥與音預蜡仕詐反不變命國之

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

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專徙其居

觀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

觀音冀復扶又反下又復復移復與同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鄉界

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為

于偽反下為親為為其大亦為皆同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遠郊之外

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

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

外齒猶錄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名

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選宜練反下

皆同行下孟反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

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

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

習禮則為成士給音急籥本又作繇音遙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

教胥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

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

八入大學樂音岳長竹丈反下同夔求龜反命女音汝順先王詩書禮樂

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

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

相成夏戶嫁反註及下註夏官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皆以四術成之

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適丁歷反下註同造才早反徐七

到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

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

正以告于王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

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胥息餘反又息呂反下同王命三公九卿

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

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

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重棄人

丘呂反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

當熒熒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

大遠○屏必郢反棘依註音熒又作熒蒲北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移

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

也○司徒至進士○正義曰此一節論司徒修禮明

大禮以節民性者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

相見六性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

故以六禮而節其性也○明七教以興民德者七

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

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舉

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

五禮十二教也○齊八政以防淫者八政一曰飲食

二曰衣服三曰事為四曰異別五曰慶六曰量七曰

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

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淫○一道德以同俗

者道履路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

養耆老所以致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

謂以恩惠逮及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

崇樂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細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

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所掌教之事既云上賢

崇德簡不肖細惡總之於此從命鄉簡不帥教者至

終身不齒論細惡之事謂鄉人入學不帥師教屏退

細除也自命鄉論至曰造士論崇德之事謂鄉人入

學德業有成升名進於司徒又鄉人所學須有經術

禮記

卷之三

及古

故如此王子公卿之子亦當須教其不肖者亦當退
 之與王太子以下至終身不齒論教王子等屏退之
 事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為選士俊士至於造士
 若至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
 等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故云大樂正論造士之
 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是總包鄉人及
 王子及公卿之子學業成者○**註**帥循至司徒○正
 義曰帥循也爾雅釋詁文云鄉屬司徒者六鄉大夫
 皆司徒統理周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者
 老至事焉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
 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
 於鄉學內為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
 云上齒又於鄉學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
 云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夫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
 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為榮惡者慕
 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惟鄉內之人○**註**者

老至養老○正義曰總言耆老其數則眾故知致仕
 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為大師士為
 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者有德行者故
 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註云先生鄉中致
 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者恐有朝王
 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射上
 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學故云
 庠鄉學也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
 學習射即黨學習習鄉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
 日也云鄉謂飲酒也者言經中習射謂飲酒者此鄉
 既有上齒之文故知謂鄉飲酒也云鄉禮春秋射者
 按州長職云春秋而射于州序然則射在州序而云
 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
 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學
 得為射也云鄉禮春秋弟者解習射之處也云國蜡
 而飲酒養老者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鄉
 飲酒而養老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則以禮屬
 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知此經習鄉非正月鄉學

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此云上齒按黨
 正職云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解此
 鄉為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
 之所居之黨不必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為之
 亦謂之飲酒○註中年至觀焉○正義曰按學記一
 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
 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上云命
 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教狠
 之人為之習射習鄉此註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
 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
 左鄉者移右下云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
 不帥教者故註云中年又為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
 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註云又中
 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屏之遠方
 者謂九年之時鄭註不云間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須
 云間年也云亦復習禮於鄉學者習禮謂習射上功
 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註郊鄉至郊學○正義曰

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
 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
 宮之左故前云右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
 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註遠郊至之
 學○正義曰按司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
 掌邦之野既一百里為野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且
 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
 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
 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
 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
 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與否亦應與鄉
 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於遂雖各立學總
 曰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事則在
 遂學與鄉同○註遠方至錄也○正義曰九州之外
 於周則夷鎮蕃也蓋隨罪之輕重而為遠近之差若
 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內地故下註
 云不屏於南北謂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
 猶錄也者按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

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鄭註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為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八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庠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註云弦謂以絃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八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註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棘**當至大遠○正義曰棘之言偏者按漢書云西南有棘夷知非彼夷而讀為偏者以與寄文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之意則**棘**

西方夷名故以為偏寄於夷狄也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者按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世**應爾音南北長東西短故鄭此註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大樂至進士○此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人入學為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士屬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

司馬辨論官材

註

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

○其論如字舊力困

反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註**各署其所

反古則

長論定然後官之國使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國命

之○任而命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

死以士禮葬之國以不任大夫也有發則命大司徒

教士以車甲國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

卒○衣於既反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

謂環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技

反本或作伎後同羸本又作羸力果反肱古弘反擗

舊音患今讀安音宣依字作擗字林云擗擗臂也先

全反脛胡定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

工國言技謂此七者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

官國欲專其事亦為不德出鄉不與士齒國賤也於

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國亦

賤國司馬至士齒○正義曰此一節主論司馬之官

辨論官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

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

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

以其材故云官材也○論進士之賢者謂司馬辨論

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告王之

時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

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既

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任官然後爵之者

謂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既

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以不任大夫

也○正義曰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

也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云大夫退

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有發至車甲。○有發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有發至發卒。○正義曰知發是發卒者以經云教士以車甲故知發謂軍師發卒也。○凡執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祝史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其賤故出鄉不與士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者言此既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擐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勇武。○言技謂此七者。○正義曰七者謂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前經以顯此重云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史醫卜並列見其色目。○欲專其事亦爲不德。○正義曰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爲技藝賤薄不足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

也。○辟婢亦。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也。反註同。

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七智反殺也。斷了亂反下。

制斷斷計同中。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如字又竹仲反。

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凡制五刑必即

天論。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

曰古之道不即人心即或爲則論或爲倫。○論音倫理也註同。

郵罰麗於事。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

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郵音尤俗作郵麗郎計凡反當丁郎反假古雅反

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

息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量徐音亮後皆同別彼列反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疑獄汜與眾

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

重已行故事曰比○泥本又作泥乎劔反必利反註同例也成獄辭史

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

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平彼命反正以獄成告於

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辨

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

朝王之外朝也左右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

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棘紀力反要之於妙反謂要最舊一遙

反槐回○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其平之重刑也周禮王

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

又然後制刑○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

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又義作宥忘音妄凡作刑罰輕無赦○

謂

法雖輕不赦之為入易犯。○為于偽反，易以刑者，○為于偽反，易以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音訓：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殺，音訓。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析，息歷反，亂名如字，王肅作循名。巧起教反，又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淫，如字，蠱音古。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鵠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變。○鵠，伊必反，徐音述，弁皮戀反，般百間反。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皆謂虛華。

卜

人

習一作明

捷給無誠者也。○行下孟反，華戶瓜反，又如字。假於鬼神時日不筮，以疑眾殺。○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一反。日入。此四誅者，不以聽。○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習。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亦為人將易犯。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璋之羊反。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

市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

丈尺也數升縷多少反耒耜上力對反下音似

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

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

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

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夏戶

同春夏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

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蜃常忍反關執

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關竟上門譏呵察竟音

何又呼河反論司寇至異言正義曰此一節總明

本亦作呵解之從此至赦從重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正刑

明辟者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

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正刑明辟

聽訟之時刑法宜慎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民

情有旨無簡不聽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

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

者附謂施刑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

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

也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為而入重罪

今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即上

書云青災肆赦是也一曰至萬民正義曰按

周禮司刺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

訊萬民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

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

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

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為本其被刑不

及古刑

殺者亦當問之。○簡誠至為罪。○正義曰：旨意也。簡誠也。言犯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誠實者則不論之。以為罪也。○雖是罪可重猶赦之。○正義曰：此赦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重入輕所以再見其文者。○附從輕謂施刑從輕赦從重謂放赦從重所以異也。○凡制至於事。○此一條論造制五刑須合天意輕重施於刑罰必附本情。○必即天論者即就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言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殺得中論或為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好殺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郵罰麗於事者郵過也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附也言斷其罪過及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為喜怒也。○制斷至為倫。○正義曰：經云制五刑必論古人造制五刑下云必即天論及郵罰麗於事皆論斷罪之法故以制為斷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制故為斷也。引

宣元年公羊傳云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閔子性善以為在喪從戎不即人情為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言論或為倫者諸本或有作倫者故云或為倫也。○凡聽至成之。○原本也。權平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為父隱臣為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為平量之恕而免放。○意論輕重之序者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慎淵淺深之量以別之者謂謹慎測度罪人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別之者別善惡使不相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者謂聽獄之人盡悉已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不有抑屈。○疑獄汜與眾共之者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眾庶共論決之也。眾疑赦之者若眾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

豐已流
卷之二十五
及古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小大猶輕重也。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按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成獄至制刑。○成獄辭者謂獄吏初責覈罪人之辭已成。定也。史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寇也。正獄之正也。史以成辭告於正也。○正聽之者。正聽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竟。又列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也。○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謂王之外朝也。○大司寇以獄成告於王。者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以獄訟成。以告於王也。○王命三公參聽之。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更共參準聽之也。○三公以獄成告於王者。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也。○王三又者。三事也。又當為宥寬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也。○正於至所置。○正義曰。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

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者。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般置之。○周禮至位焉。○正義曰。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是鄉士及遂士。縣士。職文云。異其死刑之罪。別為簿書。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別為簿書。而要之。鄭云。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奏。即是囚之狀。辯為要狀。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按朝士職。掌外朝之法。云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故知聽於外朝也。云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故其職云。左九棘。故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鄭云。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鄭康成以為此外朝位。在臯門內。庫門之外。○王使至其期。○正義曰。經直云。王命三公參聽之。得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者。以參聽之。是三公之外共

人相參而聽之上既有正與司寇故知司寇及正在焉云周禮王欲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者按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此遂士職文也獨舉遂士公會其期者以經云王命三公故舉遂士言之舉中以見上下則六卿王自會之縣野之獄王命六卿會之六卿以獄告於王也○一宿至遺忘○正義曰此一宿以下是周禮司刺文鄭康成云識審也不審若仇讐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所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以三事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也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刑者至心焉○此說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例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例體之例訓此刑罰之刑以為例體之例言

刑罰之刑加人例體又云例者成也言例體之例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焉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左道至俗禁○正義曰盧云左道謂邪道也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若巫蠱及俗禁者按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太子宮是也初江充曾犯太子見上年老欲立太子太子立必誅充充遂謀太子為桐人六枚埋在太子宮中乃讒太子於帝曰臣觀太子宮有巫氣王遂令江充檢之果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鍼刺之太子以自無此事意不服遂殺充武帝故怒遂遣丞相劉屈氂將兵伐太子太子急竄於湖縣民間而藏後事發太子遂自殺而死於其處壺關老人訟太子無罪帝乃悔之因立園陵於湖縣故思子望子歸來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蠱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俗禁者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淫聲

至機定。○正義曰：淫聲，鄭衛之屬者。以鄭衛多淫風，故鄭衛為淫聲。云之屬者，則桑間濮上之音。故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是也。云異服，若聚鷓冠瓊弁者。按傳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子臧好聚鷓冠瓊弁。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瓊弁者，傳二十八、八年左傳云：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綴服，度註云：謂馬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寔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寔，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總謂般也。下行偽，至衆殺，上行偽，而堅者行此詐。偽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偽而辯者，謂言談偽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衆。如此者，殺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皆謂至者也。○正義曰：習偽，習非是虛華辯博而澤是捷給不可依用，是無誠也。○假於至衆殺，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謂假託鬼神，假託時日，假託卜筮，以疑於衆鬼神時日卜筮，其有

假文。○今時至違制。○正義曰：謂今時之人持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墻蓋謂舍宇。○尊物至賣也。○正義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於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凡以至多少。○正義曰：此經之物，古其合法，度則得粥之其不合法度者，則不得粥也。○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聞。鄭註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尺八寸，為尺，鄭註四當為三，則帛廣二尺四寸，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者，既夕禮文既夕敦，杆之屬，即飲食器也。○不示至貪也。○正義曰：錦文珠玉成器衣服等，不粥者，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此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不得羣聚者，故周禮司諱云：禁屬遊飲食于市者，是也。前經圭璧金璋之等，是貴者之器，故註云：非民所宜有，謂全不合有，以其名位卑故也。此錦文珠玉等是

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前文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為用金為璋按定本璋字從王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璋皇氏之義非也○周禮至陰木○正義曰此周禮山虞文鄭註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故云執禁以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為異言之人防姦偽察非違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

忌日若子卯○惡鳥路反註大史至諱惡○正義同策書測入反○曰此一經論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謂進也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諱先王名○正義曰下文云天子齊戒受諫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

為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註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禮籍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已具下禮記疏此惡亦謂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註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天子齊戒受諫

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為也

亦作齊齊下皆同○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冢

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會

反計冢宰齊戒受質○質王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

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

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大

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

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

此三官之屬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然後休老

勞農饗養之報反成歲事斷計要也制國用

禮天子至國用正義曰此下至制國用論歲終天

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用之事

也○齊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

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

先齊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

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

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冢宰齊戒受質

者冢宰足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

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

質於天子者謂此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

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

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

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

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

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

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

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

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

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

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時飲

酒勞農也○成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

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歲終至爲也○正義

禮記

卷之三

汲古閣

惡故用正月與此別也。○司會至計要。○正義曰：按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成計要也者，按周禮註：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此則總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謂一歲簿書總要成就。○大樂至會也。○正義曰：按上文司會直云冢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與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司樂。此市亦於周為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云從從於司會也者，以文承上。司會實於天子，故知從從者從司會也。然此大樂正大司寇及市亦當受屬官之質，以其事少，文不見耳。○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正義曰：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按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脩而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

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食音嗣，註及下註。

如字，徐以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

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

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

明矣。○凡養至諸侯。○正義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

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

為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

引戶按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

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註：凡飲養湯氣，凡

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時，按文

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

禮記

禮記

禮記

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
 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為
 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屣升堂崔
 氏云燕者殺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
 醉以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獻
 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
 而為獻取數卑而已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
 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殷人以食禮者
 崔氏云不飲酒饗大半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
 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
 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老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
 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
 禮之法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皇氏云饗有
 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人行入職云
 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
 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
 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
 之為飫也其禮亦有飫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

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
 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飲食及酒者親
 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小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
 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烝烝也故國語云親
 戚宴饗則有穀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
 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
 室之體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
 故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
 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
 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
 委與之是也故國語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
 委與之是也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
 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
 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醇
 為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
 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為度食禮者有飯有餼雖設酒
 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
 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

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按鄭註。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庶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為燕者。毛詩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也。然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詩湛露。天子燕諸侯。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其此燕饗食致仕之老。皇氏云。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棄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兼用至秋冬。○正義曰。兼用之。備陰陽者。以燕之與饗。是飲酒之禮。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故云。備陰陽也。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者。郊特牲文。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云。

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按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而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為春秋各再養老。故為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為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五十至諸侯。○此謂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中。也。○七十養於學者。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達於諸侯者。言此養老之事。非惟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盧王等以為。養於鄉云。不為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故鄭註云。國中。小學也。○國。國至。

明矣。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為殷制，無正據可馮。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命。謂

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音占五十異糧，六十宿

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

遊可也。○糧，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反離力智。

反觀古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

絞給衾，冒死而后制。○絞，給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

者。○絞，戶交反。給，其鳩反。冒，忘報反。五十始衰，六十芘肉不飽，七十

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呼

温。○煖，乃管反。下同。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

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

從。○尊養之。○從，才用反。又如字。七十不俟朝，○大夫士之老

者，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

秩常也。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

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

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

命為大夫六十不親學

唯衰麻為喪

致政還君事

衰與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

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

人就地而首再拜於地替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

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

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食養之

法隨年為品也

宜自與不可與少壯者同也

六十宿肉者轉老故

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

副也膳善食也

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

不離於寢

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

故逆辦之也

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為禕不待六十也

十時制者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

轉老所須辦轉切也

十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為近於終故也

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為也

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

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
八十不候朝○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
八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月有秩者以至年老方極
秩常也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大夫至則退○正義曰按儀禮大射卿大夫皆入門
右北面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揖大夫大夫皆
少進彼鄭註云變爾言揖使近北者爾揖君則退謂
就位君揖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祭義註云君揖之
即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朝事之終也○
每月致膳○正義曰經直云月告存知非直遣人告
問存否必知致膳者以下云九十月有秩上文云天
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八十每月告存之
時必當致膳也○
力稍至不孤○正義曰以上文
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舍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
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惟據庶人之事故云力政
城道之役也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
仕若為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按異義禮
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

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禮說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分
征之許慎謹按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
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
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足許以周禮為非鄭駁之云
周禮是周公之制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
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
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
多其五歲又何太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
意取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
軍為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如鄭此言
力政田役為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
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戎服
又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
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
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徒又
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
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說韓氏

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云是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為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足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按喪服云宗子孤為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賢者命為大夫。○正義曰經直云五十而爵鄭知非命為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為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幼為大夫為兄之長殤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

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各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練。○糾居悠反徐居酉反練音求又音蚪。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罍而祭鎬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

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音皇

本又作皇昇況甫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縹許云反牟莫侯反追丁老反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音已而引戶按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如字又直慮反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

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

廢廢於人事○養如字又尚反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

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徒於諸侯三月不從政

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音自自從也音基 **期**音有有虞至

正義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各依文解之。皆學至如之。正義曰此三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般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土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于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饗云邦饗者老掌其割亨鄭註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尚質貴取有成

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反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為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於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於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巳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註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以鄉學亦為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於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靡大至朝也。正義曰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按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按上註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云夏殷未聞者以阜陶謨謂虞夏書因彼

之成文故云虞夏之制其實惟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服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服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巳者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巳質衣未聞皇氏云以為養老首還服皇冠崔氏云以為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按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尚白用縞衣夏既尚黑燕衣黑也云殷尚白而縞衣裳者縞白色生絹亦名為素此縞衣謂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緇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為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修而兼用之故養老之衣亦修而兼用之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者按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十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

禮記

卷之三

禮記

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
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
以玄冠諸侯名以為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
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
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
著故康子僭效之宋既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玄云
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
諸侯朝服之別按詩類弁註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
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
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尚質
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
朝服則玄冕素裳也冠禮記云周弁殷夏收鄭云
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尋名出於櫛
櫛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
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
追夏后氏之道也鄭註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
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推
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將徒

至從政○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以其
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為人所欲故惟二
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
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
從政按旅師云新而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註引
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虞氏等以為據
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
諸侯遷仕大夫非鄭義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
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也皆有常餼餼廩也○少詩照反下註少者

反廩力品反○寡孤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按孝
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
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為娶之端

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據久
 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為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
 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按劉熙釋
 名云無妻曰鰥慈悒不能寐曰鰥鰥然其字從魚
 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俾也俾然單獨也無父曰
 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
 無所依也

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斷謂支節**

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瘠於金反啞也聾力東反跛波我反蹇必亦反兩足不能行
 也侏音朱 ○瘠聾至食之○王義曰此一節論矜恤聲跛蹇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餘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各有所能供官役

使以康餼食之按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直鈞註云使擊鍾遠除蒙璆註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廬註云扶持也廬戰柄也矇瞍修聲註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註云使主然火其童昏聵瘠僂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遠藤戚施設文不其外傳瘠與僂置於掌土此瘠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道中三途遠別**

也 ○別彼列反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

踰 ○廣敬也謂於塗中 ○行如字一音戶 **輕任并重**

任分班白不提挈 ○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班 ○并

反本又作併提音啼 ○齒者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

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猶黨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造為也。大夫祭器

不假。○正義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億今十萬。方千里者為方

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萬億今萬萬也。方一

萬。○正義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夫各依文解之。○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按論語云：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潤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項也。長潤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項也。潤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潤一里。○億。今十萬。○正義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是一億有十萬。尹文子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九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萬。億。今萬萬也。○正義曰：計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為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為九百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

禮記疏 卷之三 禮記

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
經藉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為萬
億鄭朱註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
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皇氏以
為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或以一
萬為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為
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
委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

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
千里而近

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

徐州域自東河
至於西河千里而近

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
千里而遙

雍州域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

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

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

音短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

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大

國為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

音律又音想 自恒山至於南河

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至於

衡山千里而遙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

里熊氏以為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其義
似非也其餘遙近皆放此也為田八十萬億一萬
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一千里三三如九為方
千里者有九一個千里有九萬億畝九個千里九九

禮記疏 卷之三 禮記

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個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為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

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

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尺之數未

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

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

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

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古者至二分○正義曰古者

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

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

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

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二十五畝七

十一步者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

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

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

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

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按禮至

五里○正義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

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為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

寸為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為尺也故云蓋

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

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

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

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為步小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

步待為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七刺
 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刺二十
 五步總為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刺二十五步亦
 總為二千五百步相伊為五千步是總為五十畝又
 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刺之度東西
 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刺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
 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步則為六畝餘
 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
 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
 為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為五十里則古者
 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為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為今
 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
 其古二十里為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
 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

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
 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
 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
 餘以為附庸闕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闕田以祿之

其有削地者歸之闕田

○闕田音

方千至闕田

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凡千里之
 方以開方計之為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為方百
 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大國三十
 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
 故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
 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
 之方開方計之為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
 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

十八則一個百里為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
 然則二十個七十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
 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
 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之中抽去十
 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
 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
 一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
 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個百里之方三十則其
 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
 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為附庸閒田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
 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
 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
 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

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

方十里者九十六天子至十六。正義曰天子縣

用九個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

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為七十

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九今以十里之方二十

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為四十九

為七十里之國一足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

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

百里之方一為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為五

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為五十里之國三十

總為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個

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個五十里國

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

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

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

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為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為明

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潘如字徐才性反潘芳袁反米汁也諸侯世子世國

世爵使以德爵以功

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

之元士以君其國

夫不世爵祿

射亂反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人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服次之事為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
 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竹丈反斛洪各反幅諸侯至數制正義曰此一
 芳服反狹戶甲反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
 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今各隨文解之○前
 以有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士同之可知故此依前而釋
 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士同之可知故此依前而釋
 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
 云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
 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
 君食二千至之卿○君謂大國之君也前云君十卿
 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
 者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
 國大夫而卿惟得二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
 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之卿食
 百四十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

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一大夫祿耳故君食千
 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次國之卿命於其
 君○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
 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一
 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為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
 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
 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
 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
 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之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
 也○**國**給齊至用潘○正義曰以方伯朝天子故給
 以湯沐之邑按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
 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
 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
 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
 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
 後鄭先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按
 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
 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無

駁當從許說○謂縣至賢也○正義曰知此大夫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為天子大夫者按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為虎賁衛侯為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為天子大夫按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為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為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為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為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為總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若畿內之國故鄭註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賢以詩小雅秣咎有稟謂諸侯世子未遇

錫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士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行其秩邑若其賢才則世為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大夫不世爵... 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弟... 諸侯有田以處其子弟... 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弟... 士有田以處其子弟... 庶人有田以處其子弟... 工有田以處其子弟... 商有田以處其子弟... 賈有田以處其子弟... 農有田以處其子弟... 士有田以處其子弟... 庶人有田以處其子弟... 工有田以處其子弟... 商有田以處其子弟... 賈有田以處其子弟... 農有田以處其子弟...

禮記註疏卷第十四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月令第六

陸曰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
 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
 家禮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
 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錄屬明堂陰
 陽記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案呂氏
 韋集諸儒所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
 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
 尉唯秦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此是官名
 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為歲終十月為受朔此
 云為來歲授朔口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受朔此

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
 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
 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宮名
 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
 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
 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
 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
 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
 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
 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
 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
 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又秦為水位於其來
 已久秦文公獲黑龍以為水端何怪未平天下前不
 以十月陰陽之事然天地有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
 天地陰陽之事然天地有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
 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今既贊釋其
 文不得不略言其趣案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生萬物易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禮運云禮必

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易乾鑿度云大極者未見其
 氣大初者氣之始大始者形之始大素者質之始此
 四者同論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老子云道生一類
 與大易自然虛無之氣無象不可以形求不可以類
 取強名曰道強謂之大易也道生一者一則混元之
 氣與大初大始大素同又與易之大極禮之大一其
 義不殊皆為氣形之氣也一生二者謂混元之氣分
 為二則天地也與易之兩儀又與禮之大一分而
 為天地同也二生三者謂參之以人為三才也三生
 萬物者謂天地人既定萬物備生其間分為天地說
 有多家形狀之殊凡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
 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
 如雞卵白之繞黃揚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
 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
 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為軒言天北
 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
 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時虞
 喜所論註考靈耀用渾天之法今禮記是鄭氏所註

當用鄭義以渾天為說按鄭註考靈耀云天者純陽
 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
 言則天是大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
 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
 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行之行而為一
 計二十八宿一周之數也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圍圓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按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
 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
 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圍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
 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
 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
 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
 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也去天之數也鄭
 註考靈耀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
 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

上時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
 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
 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
 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
 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二十六度
 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
 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北極
 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
 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
 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
 之北二十四度為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
 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
 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註考靈耀云天旁
 行四表之中冬南夏至而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
 亦升降於天之中冬夏至而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
 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
 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
 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

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
 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
 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
 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
 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
 為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
 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
 道故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
 禮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
 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黑道立春從青道夏
 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
 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
 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
 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
 推之秋冬放此可知計夏至之日在井星正當嵩
 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
 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呂又上極星辰下極
 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禮

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以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
 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
 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按十度且時日極於
 東去日中之星遠按十度且時日極於西去日中之星
 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
 中之星遠按十度且時日極於西去日中之星近按
 十度此皆曆非違於數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但
 禮是鄭學故其言之耳賢者裁焉但二十八宿從東
 而左行日從西而右行一度逆沿二十八宿案漢書
 律歷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
 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
 在角十度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
 景若春分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
 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尺五寸之
 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三尺
 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
 一尺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四千
 里又考靈耀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

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註考靈耀之意以天去地
 十五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
 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
 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註考靈耀云夏
 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
 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俱具考靈耀註凡二
 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度
 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度
 之一日月五星則左行日一月一度月一日一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曆象之說則月
 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
 日行次疾日行十二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遲
 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度又小疾日行
 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
 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
 至二十九日強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為一月故
 考靈耀云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
 十九分為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

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
 七十為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但
 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禮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
 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則明蓋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
 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蓋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
 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
 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
 案律歷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一十二度亢九度氐十
 五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東方七十五度斗二十
 六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十度危十一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北方九
 十八度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第一度星七張十
 八度西方八度井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張十
 八度與十八度終癸女七度子為玄枵初癸女八度終於
 斗十二度終癸女七度子為玄枵初癸女八度終於
 危十五度終癸女七度子為玄枵初癸女八度終於
 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酉為大梁初胃七度終於
 畢十一度申為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終於
 為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為鶉火初柳九

度終張十六度已為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
 度辰為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於氏四度卯為大火初
 氏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為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
 一度五度星者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
 星中央鎮星其行之遲速俱在律歷志不更煩說春
 秋說題辭云天之為言顛也說文云天顛也劉熙釋
 名云顯也又云坦也地底也其體底下戴萬物又云
 地諦也五土所生莫不信諦元命包云日之為言實
 也月闕也劉熙釋名云日實也大明盛實月闕也滿
 則闕也說題辭云星精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
 星故其字曰下生也釋名云星散也布散於天又云
 陰蔭也氣在內與蔭也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此等
 是天地陰陽日月之名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其名
 蓋黃帝而有也或後人更有增是其天高地下日盈
 月闕背星度少井斗度多其月右行星辰左轉四遊
 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人事所作皆是造化
 自然先儒因其自然遂以人事為義或據理是
 實或構虛不經既無正文可憑今皆略而不錄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且尾中孟長也日月之

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

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詛訾而斗

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

下視時候以授民事○參所林反中如字徐竹仲反

足候反本又作詛訾○訾孟春至尾中○正義曰此

子斯反為入于偽反○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

也呂不韋在於秦世秦以十月為歲首不用秦正而

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故用之也則禮雖以建子

為止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日在營室者案三統

曆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

曆立春日在危三度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昏參中

者案三統曆立春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

禮記疏

禮記疏

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曆立春昏昴九
 度中月半昏觜觶一度中皆不昏參中者月令昏明
 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曆正同但有一月之內有中
 者即得載之計正月昏參中也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
 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
 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
 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而旦早沒所以昏
 早見而旦暗沒暗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
 之星不可正依律法但舉大略耳餘月昏明從此可
 知。孟長至民事。正義曰禮緯為庶長稱孟故
 云孟長也若於人言之庶為孟若於物言之直為長
 也不取庶長之義先儒以孟春稱庶長者非也云日月之
 康誥云孟侯書傳天子之子十八稱孟侯並皆稱孟
 豈亦庶長乎先儒以孟春稱庶長者非也云日月之
 行一歲十二會者日行遲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
 行疾一月行天一度半餘逐及於日而與口會所會之
 處謂之為辰鄭註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

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降婁三
 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降婁三
 在鶉尾七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降婁三
 火十月辰在析木此是一歲十二會也云聖王因其
 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者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數
 而分爲十二分以爲大數焉者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數
 者以二十九日又兩月過半月及於日月不可分兩月各有
 二十九日又兩月過半月及於日月不可分兩月各有
 是月有三十日一月有二十九日一月有二十九日一月有
 有餘分一年十二月六月六日一合兩半而成一
 是歲十二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
 得周天聖王總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十
 二會之大數一會即一辰也一辰有三十分日之一爲
 辰總有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爲
 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爲
 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十分辰分各得四十分
 二分則是每辰有二百五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
 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

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分
 之為大數也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蠆訾而斗建寅
 之辰者蠆訾是亥次之號立春之時日在危十六度
 月半雨水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營室號蠆訾但星
 次西流日行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則日在星
 分之初月半之時則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在星分
 之末凡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
 其大略不細與曆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斗
 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
 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
 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
 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也其十二
 辰之名案律歷志云孛萌於子則孛引也又云紐牙
 於丑則丑紐也又云引達於寅則寅引也又云冒茹
 於卯則卯冒也又云振美於辰則辰振也又云已盛
 於巳則巳已也又云萼布於午則午萼也又云昧曖
 於未則未昧也又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又云留執
 於酉則酉留也又云畢入於戌則戌畢也又云該闕

於亥則亥該也律歷志又云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
 時為冬冬終也萬物終藏南任也陽氣任養萬物於
 時為夏夏假也假大也西遷也陰氣遷落萬物於時
 為秋秋者擊也物擊斂也東者動也陽氣動物於時
 為春春蠢也物蠢生也云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
 南面而聽天下視時授民事者案書緯考靈耀云
 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
 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
 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
 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是
 觀時候授**其日甲乙**乙之言軌也日之行春東從
 民事也

青道發生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軌
 而出因以為日名焉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

乙八反**疏**其日甲乙。正義曰其當孟春仲春季春
 孚音敷**疏**之時日之生養之功謂為甲乙。乙之

至之功。正義曰：乙軌聲相近，故云乙之言軌也。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近西黃道，以星辰之次謂之黃道。春時星辰西遊黃道，近西黃道之東，謂之青道。日月之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之上，故云東從青道。云月之為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亦從青道，陰佐於陽，故云月為之佐。知月亦從青道者，以緯云：月行九道，九道者，並與日同，而青道二黃道，東赤道二黃道，南白道二黃道，西黑道二黃道，北并黃道，而為九道也。並與日同也。云萬物皆解乎甲，自抽軌而出，因以為日名焉者，以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軌而生，因其抽軌以為日功之名也。乎甲在前抽軌，在後則應孟春甲季春為乙，今二春總云甲乙者，乎甲抽軌，相去不遠，早生者即孟春乎甲，而抽軌也。晚生者即季春乎甲，而抽軌也。律歷志云：出甲於甲，則甲是乎甲也。又云：奮軌於乙，則乙軌也。又云：明炳於丙，則丙炳也。又云：大成於丁，則丁成也。又云：豐茂於戊，則戊茂也。又云：理紀於巳，則巳理也。理謂正紀綱也。又云：改更於庚，則庚更也。謂物改庚也。又云：悉新於辛，則辛新也。又

云：懷任於壬，則云任也。又云：陳揆於癸，則癸揆也。謂物之陳列可揆度也。云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者，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今獨以甲乙為日名，不以乙為月名，故云君統臣功。君謂日也。日統領月之功，猶若君統領臣之功，以為己功。俗本云：君統臣功，定本云：君統功，無臣字，義俱通也。其帝大

皞其神句芒

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

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為

木官

大皞上音大，後文及註大族、大史、大寢、大室、大微、大廟、大祝、大尉、大宰，皆同皞。亦作昊、胡、老

反。大皞宓戲也。句芒古侯，反下音亡。句芒，木正也。少皞之子，曰重為之後，句芒皆放此宓戲音。密又音服。戲又作虧，亦作犧，又作疏。其帝至句芒。○正義曰：自義同許宜，反重直龍反。疏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略竟，從此以下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故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

豐祀流

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
 尺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
 之列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
 清濁可聽故言鐘律音聲可以彰故陳酸醴之屬也
 萃品以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
 此以上者聖人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幼初氣之
 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
 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所明欽若昊天然後
 奉天時也○其帝大皞者謂自古以來木德之君其
 帝大皞也謂之皞者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
 之皞天則皞皞廣大之意以伏犧德能同天故稱皞
 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稱皞
 謂自古以來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爲神是句芒者
 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
 大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
 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大皞句芒故言也此之言
 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言

芒言其神則大皞亦神也人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
 也互而相通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
 時大皞木王句芒有生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
 此蒼至木官○正義曰蒼是東方之色故云駕蒼
 龍服蒼玉此是蒼精之君也則東方當木行之君也
 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謂大皞立功謂句芒也云大皞
 必歲氏者以東方立德則謂之大皞德能執伏犧牲
 謂之伏犧卽必歲也律歷志云大皞作罔罟以田漁
 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又帝主世紀云取犧牲
 以供庖厨食天下故號曰庖犧氏或作必歲氏者必
 字誤也當山下著必是古之伏字案帝王世紀云大
 皞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
 迹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
 首有聖德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
 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皞一號黃熊氏云少皞氏
 之子曰重爲木官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
 皞氏有四叔曰重曰實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
 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是重為句芒若然案楚語云重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所以又為南正火正不為南正司天犁為木正兼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兼為北正司地故韋昭註國語云火當為北重既顯顯項時為南正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犁依帝繫顯顯項高辛各有一人為帝則重既事顯顯又事高辛鄭則依命曆序以顯顯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何得事顯顯又事高辛者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號曰重猶若羿為堯時射官至夏后相之時猶有羿也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案昭十七年左傳云顯顯以來天子之號以紀於近命以民事服註云自少皞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紀以其事則伏羲神農黃帝少皞皆以德為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為號也雖以地為號兼有德號則帝嚳顯顯其蟲鱗象物孚甲將解鱗龍項堯舜是其德號

蛇之屬其音角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

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

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

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角。正義曰其春時之音為當於角取象木之聲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為主故云其音角。謂樂至過羽。正義曰悲是他物之聲故云樂器也但角是扣木之聲但作樂器之體象此扣木之聲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歷志云五聲之本生黃鍾律之九寸為宮於管則九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律歷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相生之數也律歷志

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
 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
 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聚也聚藏宇覆
 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者木之聲清於
 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聲亦清於宮商濁於
 徵羽故角聲屬木所以清濁中凡數多者濁數少者
 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
 十八角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
 既尊者為濁卑者為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
 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也案樂記及律歷志云宮
 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羽屬北方其數
 少所以黃鐘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
 上水又清輕羽既稟其寒氣又象水聲故其數少冬
 至陽氣伏於地下溫積土中黃鐘含藏陽氣又象土
 聲故其數多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引樂記曰角亂則
 憂其民怨者證明角主於人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
 者宮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君商主金金聲稍重
 其數稍多故為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

故為民徵土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為事舉謂人
 之所營事務也羽為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為物
 也物為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營謂之事論其所用
 之體謂之物人是萬物之靈事物是人營作故甲於
 人也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者案國語景王欲鑄於
 無射伶州鳩諫云大不踰宮細不踰羽踰即過也

中大族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中猶應也孟春氣

至則大族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族者林鐘之所生

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族所

以金奏贊陽出滯律中竹仲反後放此凡如此之

七豆反奏也應應對之應下皆放此長其數八數

直亮反又如字後皆放此律空徐音孔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

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
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為後木生數三成數八
但言八者舉其成數其味酸其臭羶木之味臭也
凡酸羶者皆屬焉○籒失其祀戶祭先脾春陽氣
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於藏
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
設席于與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
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
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

筵前迎尸略于祭宗廟之儀

○脾脾支反藏才浪反後放此直丈史反又如

字下宿直同後放此與鳥報反腎時忍反
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族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
風解凍文次相連必在於其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
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
言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大族中節應也謂候氣
飛灰應於大族其大族夾鐘六律六呂之等皆是候
氣管名言正月之時律之為鐘名曰大族之鐘又計
大族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為鐘名曰大族之鐘是大
族之鐘元生於大族之律是律在於前鐘生於後故
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
竹之解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
笛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則為六律雌鳴則為六呂
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為大族鐘名先有其鐘後有其
律言律中此大族之鐘其義非也陽管為律律法也
言陽氣與陰氣為法鄭云律述也述氣之管陰管為

呂律歷志云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云呂拒也言與陽相承更迭而至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是也案律歷志云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氣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在於丑在於寅在正月大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大族族奏也也夾助也言陰夾助大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三月姑洗洗之言繁也言陽氣洗物姑絮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林盛也位於未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位於申在七月南宮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

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滅萬物而雜陽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註周禮大司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大族洗之九二大族洗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鐘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分四十分寸之一百四十大族長八寸八分長七寸二分四十分寸之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七十分寸之萬二千七百七十分寸之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分寸之二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

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四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
妻者則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同是初位故
為夫婦又是律取妻也異位為子母者謂林鐘上生
大簇林鐘是初位大簇是二位故云異位為子母又
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
應鐘皆被子午巳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
者謂大呂大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巳西
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
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為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
所稟生故不數黃鐘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還反
歸黃鐘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鐘九寸之
數也律歷志云黃鐘為天統林鐘為地統大簇為人
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律候至出滯○正
義曰案司農註周禮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
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為之知者案律歷志量者倫
合升斗斛本起黃鐘之倫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
聲中黃鐘以此準之故知用銅也司農云陽律以竹

陰律以銅非也云應謂吹灰也者蔡邕云以法為室
三重戶閉塗壺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
各一案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
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為十二
月律則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管灰
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埋地下入地
處庫出地處高故云內庫外高黃鐘之管埋於子位
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云以河內葭
葦為灰宜陽金門山竹為管熊氏云案吹灰者謂作
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葭葦燒之作灰
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穀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穀為小
動為氣和大動為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穀為君
嚴猛之應云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黃鐘為諸律之首
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為限孟康云林鐘
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管長短然則分寸之
數不可定也故鄭皆為圍九分也引周語曰以下者
案周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對以此辭案彼註云
大簇正聲商故為金奏所以助陽出滯物也○數

者至成數。○正義曰：五行佐天地生成萬物之次者，五行謂金、木、水、火、土，謂之五行者，案白虎通云：水訓準，是平言欲為天行氣也。謂之水者，白虎通云：水訓準，是平均法則之稱也。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謂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故易繫辭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也。註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則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是也。引易曰：以下者易下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者，陽為氣，氣則渾沌為一，無分別之象，又為曰：體常明無虧盈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耦者，陰為形，形則有彼此之殊，又為月。月則有晦朔之別，故其數耦也。案律歷志云：天數為二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三、天、五、天、七、天、九、總為二十五。律歷志又云：地數二十，所以三、十者，地二、

易之大衍之數五十五也。云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為後者。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以益五行生之本。案尚書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故其其次如是也。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也。又天地之內，水體最微，故水為始也。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火比於水，嚴厲者見，故次火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木比火象，有體質，故次木也。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為土，是四季之首，土者四季故五曰土。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陽也。木所以東方者，從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也。金所以西方者，西方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

柔之土所以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為萬物之主稼穡者所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註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是鄭註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為功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為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上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上數五為成數七木數三得上數五為成數八又金數四得上數五為成數九此非鄭義今所不取○**圖**木之至屬焉○正義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尚書孔

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書孔傳云火之氣味火燒物焦焦則味苦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孔傳云味甘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傳云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冬云其味鹹其臭朽者孔傳云水鹵所生故味鹹又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圖**春陽至之儀○正義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者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註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誥者爾此戶神則陽氣在戶內之神故云祀之於戶內陽也由位在戶內又砂其祀門註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人作神也又云春為陽之神是陰陽別脾為尊者以祭戶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者以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脾為尊也所以立春當脾者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

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
 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
 藏則不然矣故異義云今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
 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
 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
 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
 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及其五藏之上春位小前故祭先
 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
 也肝也俱在隔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
 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
 金腎為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為刺如鄭此言
 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尚書之說不同許慎之義云凡
 祭五祀於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雷禮文云祭五祀於
 廟者設祭戶祭中雷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
 之與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
 之與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

祭五祀於廟此謂毀禮之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
 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
 祀也若周總在宮內故宮正法云祭社稷七祀於宮
 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註云
 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
 或特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
 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禮設主於戶內西者先
 設席于與乃更設席於廟戶西夾北嚮置主位設主
 之人南面設主於戶西位上使主北嚮置主位設主
 腎為祖奠于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割制脾之與腎
 為祖實奠于主北主既北面奠於主前云又設盛於
 組西者盛謂黍稷祭組在主人前東故黍稷之盛在
 前補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時惟始設主
 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籩中黍稷祭組中脾腎之肉
 祭薦之醴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體亦三祭肉亦三
 祭故云皆三祭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
 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
 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體之

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與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禮其祭尸之時已於西祭黍稷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於奧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黍稷祭肉尸西者就尸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

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皆記時候

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

蟄為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陽自

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為候

曰此記正月之時候然十二月之時候體例不一而正月七月記時候大有五句自餘皆四句多少不同

疏東風至鴈來○正義

者時候多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其二至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是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時候者蠶之將生故記其蠶候也故季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註蠶將生之候是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後言蟄蟲始振者謂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云魚上冰者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溫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遊於水上近於冰故云魚上冰也○夏小正為候○正義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云正月啓蟄者證經中蟄蟲始振始振則啓蟄也云魚陟負冰者陟升也謂魚從水下升於冰上而負冰證經中魚上冰云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者以漢之時立春為正月中節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正月中節春分為正月中氣至前漢之末以雨水為正月中節驚蟄為二月節故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為正月中節驚蟄為二月節鄭以舊曆正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改驚蟄為二月節鄭以舊曆正

月啓蟄即驚也故云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月中但蟄
 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在後移驚蟄為二月節立春
 水為正月月中凡二十四氣案三統曆正月節清明中
 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
 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
 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
 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
 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案通卦驗及今曆以
 謂之雨水者言雪散為雨水也謂之驚蟄者蟄蟲驚
 而走謂之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謂之清明者謂
 物生清淨明潔謂之小滿者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
 謂之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謂之小暑大暑者
 就極熱之中分為小大月初為小月半為大謂之處
 暑者謂暑既將退伏而漸處謂之白露者陰氣漸重
 露濃色白謂之寒露者言露氣寒將欲凝結謂之小
 雪大雪者以霜雨凝結而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
 謂之小寒大寒者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為大小月

初寒為小月半寒為大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
 餘每氣中半分之為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
 鄭註周禮云有四十八氣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
 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
 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之前五日商賈不行兵
 甲伏匿人主與羣臣左右從東爾五日以五日一候
 也案通卦驗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雞乳水者謂
 條風即東風也水解即解凍也與月令同雨水者謂
 節氣早月初雨水也雉雞乳於月令在季冬若節
 氣晚亦得退在正月通卦驗云正月月中猛風至註云
 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猛風即東風之甚也懶祭魚
 與此同案下季冬鳴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
 中國故此云鳴鴈來但來有先後後者二月始來故
 通卦驗二月節云候鴈北云今月令鳴皆為候者但
 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
 者為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為候也

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倉玉食麥

與羊其器疏以達

註

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

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

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

為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

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

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

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

以其事不以四時為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

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於此皆殊

○个古賀反後放此鸞力官反

路本又作幣載音戴後放此旂巨機反後放此衣青

於既反後放此下註衣甲係猶衣同器本又作器同

冬夏此卷內可以意求之璜音黃畜許六反貫古亂

反朝直遙及下文註同卷本又作袞古本反玄端音

冕天子至以達**○**正義曰此已前明天時氣候早

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物之屬龍與玉言蒼者蒼

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青者欲見人功所為故

以近色言之**○**皆所至皆殊**○**正義曰色則順時

食與器則順氣也云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者北

偏近北也然則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

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

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

之室中也云鸞路有虞氏之車者明堂位云鸞車有

虞氏之路也今既云鸞路故知是有虞氏之車也用

其名耳者因其有鸞故不言青而云鸞也云春言鸞

冬夏言色互文者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

禮記疏

藻天子龍衮以祭者證四時皆龍衮玄衣纁裳不隨時而別又引玉藻玄端而朝日者證此朝日不玄端而著青衣又引皮弁以日視朝者皮弁白布衣四時皆然不隨時而變是與此皆殊明月令故云非周法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

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大史禮官之屬掌正

歲年以序事謁告也先悉薦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卷內放此立春之

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

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

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

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

大寢門外還音旋後放此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

賞之事各依文解之。是月也以立春者十二月

氣有早晚若節氣晚則月之節氣在當月之內若

氣早月之節氣在前月之中故立春為正月之節

在十二月之時但至立春之時雖在十二月即行立

春之事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

四立之月天子車服之下皆云是月以其為下立春

立夏立秋立冬事重故云是月其非四立之月仲夏

即云養壯佼季夏云命漁師十一月云飭死事十二

月云命有司大難皆不云是月者或事為細小或

是事通他月故不云是月者事雖大惟此月為

之亦不云是月者以年事既終惟難而已故不須云

是月或作記之人辭有詳略不為義例也凡言是月

者是月之後若是事相連接辭有首尾則因前是月

不別起是月之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也他皆

倣此此云是月下至以初為常是皆立春之時告命

之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祈穀於上帝至命曰勞酒

禮記疏

卷之五 二十三

及古閣

論祈穀耕藉反迺勞飲是其一事故不更云是月次
 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至埋齒論習舞修祭母
 用牲牲是含養之事故母覆巢及掩骼埋胔中間水
 異事亦相連故不別云是月次云是月也月舉此
 兵與上事別又論天地人之道故別云是月舉此
 為例其餘月或云是月或不云是月就文可知○先
 立春三日者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齋散齋
 七日致齋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齋二日
 致齋一日○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為德四時
 各有盛時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
 盛德在木○**註**大史至謁告也○正義曰案周禮大
 史屬春官春官主禮故云大史禮官之屬云掌正歲
 年以序事者大史職文鄭註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
 五十四日謂之為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
 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
 載夏曰歲商曰紀周曰年是也案釋言云告謁請也

問訓為請是謁為告也○立春至於朝○此立春立
 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云親
 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諸侯文不備當亦有諸侯故
 亦夏下云乃封諸侯於夏既然明冬諸侯亦然在孟
 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
 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
 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庚
 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
 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故用是時
 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
 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
 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註**迎春至
 門外○正義曰案賈馬祭筮皆為迎春祭大皞及句
 芒以上云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故也今鄭獨以為蒼
 帝靈威仰者以春秋文耀鉤云蒼帝靈威仰禮器云
 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
 得時又詩及尚書云上帝皆為天也周禮司服云王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

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為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者盛德則靈威仰之靈德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之篇各引之者證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故云蓋殷禮也云周近郊五十里者鄭註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大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

惠下及兆民

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

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

曰兆民

相息亮反註同下善相并註放此施慶賜如字又始豉反休許收許蚪二反美也

遂行毋有不當

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

無非其人

毋音無本亦作無下曰當丁浪反命相至不當○正義

迎春反國命三公布教施惠之事各依文解之○相謂至兆民○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云云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為秦相後又為丞相也云天子曰兆民者左傳閔元年晉卜偃之辭也○遂猶至其人○正義曰遂是申遂故尚書云顯忠遂良商頌云莫遂莫達是遂為達言慶賜之事通達施行使之周備云使當得者皆得無非其人也者謂當慶賜之人皆是有功可慶賜無此不合得慶之人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非人謂無功無德之徒

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

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

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宿息六反徐音秀雖依註音儷呂計反偶也貸吐得反

徐音二馮音憑相息亮反

乃命至為常正義曰

命大史之官令守其六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及目

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年二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逆行天左

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大史令其

屬官在其候處止宿配偶相與審候不得貸變過差

若應候不候應知不知則是候過差無失經紀者經

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言當推勘考按使得其中應進

則言進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等曆失所遲疾

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以初為常者

初謂舊來所法恆須遵奉以為常行故云以初為常

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

事典八法者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

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云離讀

為儷偶之儷者案成十一年左傳云鳥獸猶不失儷

禮有儷皮儷是配偶故云讀如儷偶之儷云馮相氏

保章氏掌天文者馮相保章皆中士二人馮相者鄭

註馮乘也相視也世守天文之變雖俱掌天文其事不

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

在之處若今之司曆主其算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

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恆次妖孽所在吉凶所

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也此其所掌別也云相

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者言大史之官使其僚

屬馮相保章恆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

審察何候不得怠慢不覺天之變異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

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

後耕上帝太微之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

之于參係介之御閭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

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元辰蓋郊後

吉辰也未耜之上曲也係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

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

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係猶衣也介甲也帝籍

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耒力對反字林云耕

力水反耜音似措七故反置也介音界註同籍在亦

反說文作耜云帝耜千畝推崔反又吐回反下同

推謂伐也乘繩證反為干偽反反執爵于大寢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宴飲以勞

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勞力報是月至勞酒

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燕勞之事

各依文解之謂以至之帝正義曰案郊特牲

云郊之用辛鄭註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又云郊之

祭也迎長日之至鄭註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

正春分而日漸長故云迎長日之至郊特牲云郊不

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為二祭是一故此

註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既以二祭為一恐人為疑

故引春秋傳以明之案襄七年左傳云孟獻子曰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彼祈

農事者則此祈穀也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

即躬耕帝籍是祈穀與郊一也云上帝大微之帝者

春秋緯文紫微宮為大帝大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

是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紀祈穀郊

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
 帝後王皆祭靈威仰故前註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
 特指一帝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
 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乃擇元辰至九推○甲
 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上云元日子丑寅卯之
 等謂之為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者
 謂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耜之於參保介
 御之間者措置也保介車右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
 及御人皆是王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
 在右言置此耒耜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然後帥
 三公九卿而往南郊躬耕籍田也○**禮**元辰至之田
 ○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以
 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
 日為吉主耕之用辰亦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
 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未知然否云置耒
 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王既親
 載耒耜置耒應須近王今置耒乃於參御二人之間

不近王者明王之已身但是勸農故載耒耜非實農
 人故不近耒耜也所以車右衣甲者以人君尊重故
 使勇士衣甲居右備非常也云保猶衣者保即襁係
 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故云保猶衣也云帝籍為
 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者耕籍所以為帝籍者舉尊
 言之故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以共齊盛又國語云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
 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共上帝故云為天神
 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案此立春後始郊之後始耕
 案國語先時九日大史告以耕事註先立春日也
 謂先立春之前以耕與此不同者國語告耕在立
 之前其實耕時在立春之後故國語下云先時五日
 王即齋宮註先耕時也是耕前五日王即齋宮而齋
 是知親耕在立春之後也此言天子三推公五推卿
 諸侯九推案國語王耕一發班三之賈逵註班次也
 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
 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此是貴賤耕發相三之數也不云士者士賤不與

耕也故國語云庶人終於千畝又周禮甸師是下士云帥其屬而耕禘王籍鄭註云庶人謂徒三百人。既耕至路寢。正義曰案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贊王王欲大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燕飲者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勞羣臣案上迎春而反賞公卿大夫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籍而反勞羣臣在於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

地和同草木萌動

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

曰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上時掌反註上同萌莫耕反蒸

音證又之丞反冒莫報反覆也櫛求月反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

封疆審端徑術

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

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

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尚書

曰分命義仲宅囑夷也。疆居良反註皆同徑術古定反註同術係註音遂峻音

俊分扶問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

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相視之。阪險上音反又蒲版反下許檢反道音

導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說所以命國舍

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

田。飭音敕率所類反謂田正。天氣至不惑。正義曰此一節

之後當勸農事各依文解之。天氣下降者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

為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為始陽氣
 漸升陰氣漸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至五月
 一陰初升陰氣漸升陽氣漸伏至十月六陰盡升六
 陽盡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五月至十月也今正月云天氣
 氣下降天氣上升騰者陽氣五月至四月之時為陰從下起上
 下陽氣第六陽氣上極反退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
 皆伏於下至十一月陽之一爻始動地中至十二月
 陽漸升陽尚微未能生物之極正月三陽既上成為
 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為坤坤體在上乾為天坤為地
 今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在天上故云地氣上
 騰是陽氣五月初降至正月為天體而在坤下也十
 一月一陽初生而上排陰陰之上六漸退反歸於下
 至四月陰爻伏盡六陽在上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
 生陰氣尚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
 在下三陽為乾而體在上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
 故正月為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為否否塞也言
 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

月之時純陰用事地體疑東寒氣通物地以在下故
 云地氣下降於時六陽從上退盡無復用事天體在
 上不近於物以若陽歸於天故云天氣上升其氣十
 月天氣反歸地下若審察於此不足可疑而劉洽泥
 閣皇侃之徒既不審知其理又不能定其旨趣誼誼
 撓撓亦無取焉。此陽至急發。正義曰經云天
 氣下降註陽氣蒸達又似陽氣上升者以陽之氣從
 五月下降至十一月從下初升至正月始成乾體而
 在三陰之下故云天氣下降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
 也引農書曰下者案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九家百一
 十四篇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
 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鄭所引農書勝之十
 八篇王氏六篇蔡葵一篇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為泥
 勝之書也漢書註汜音汎成帝時為侍郎使教田三
 輔也土長冒楛者謂置楛以候土土長冒楛陳根朽
 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王命至經
 術。於是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之事命
 遣田駿官舍於郊之上令農夫皆修理地之封疆審

正田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田謂至囑夷。正義曰知田謂田畷者以經云命田。田是受之人詩云田畷至喜故知田謂田畷云舍東郊順時氣而居者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為始故舍國邑之東郊也云封疆田首之分職者封疆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掌也云術尚禮作遂以田農之事無稱術者術遂聲相近故疑術為遂學記云術有序義同於此云夫間有遂遂上

有徑者遂人職文案匠人云廣二尺深二尺遂小溝也步道曰徑遂人職云徑容牛馬云今尚書曰分命

乘仲宅囑夷者證命田畷舍東郊之事云今尚書者尚書有古有今壁裏所得膠東席生所復者謂之古文尚書龜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陽所傳者謂之今文尚書鄭據而引之故云今尚書。田事至不惑。作記之人解說天子所以命田畷舍於東郊者欲明其政謂田事若田事既能正又先定此封疆徑遂以勸農夫農夫知田事先後審疆界畔域乃不

有疑惑。直謂繩墨得中也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闕狹皆先平均田者夏小正是大戴禮篇也農率則田畷也均田則審端。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為仲春將釋菜

乃修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錄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為傷姪生之類。而牝而鷓二反。禁止伐木

盛德所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為傷萌幼之類。反天鳥老反麝音迷卵力管反。母

聚大眾毋置城郭。為妨農之始掩骼埋胔。謂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反蔡云露骨曰骼有

剋曰齒齒亦作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

逆生氣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為客不利主人則

可毋變天之道 以陰政犯陽毋絕地之理 易剛

柔之宜毋亂人之紀 仁之時而舉義事 是月至

正義曰此一節論此春為四時之首當修祀典及祭

山川之事各依文解之。犧牲毋用牝者以山林川

澤其祀既畢餘月之時牲皆用牝惟此月不用故註

為傷姓生之類者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

不用牝。禁止至之紀。正義曰此一節論時氣之

事各依文解之。禁止伐木者禁謂禁其欲伐止謂

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

人採取至正月之時禁令止息故王制云草木零落

然後入山林詩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

山林是也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為材用者雖非冬月

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

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是也其非是所禁之處春

秋亦得取之故周禮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鄭註斬

四野之木可若於正月皆禁之。毋覆至母卯。此

一節論禮法餘月皆無覆巢因初春施生之時故設

戒也巢若其天鳥之巢則覆之故誓族氏云掌覆天

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天為生而已

生者故魯語云獸長麋天此飛鳥謂初飛之鳥故註

云為傷萌幼之類麋卯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

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非以卵施人秋行犢麋

是也掩骼埋胔者錯氏云掌除訛司農云胔骨之尚

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康成不註從司農義也

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禦者謂之主此經云兵

既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

既先興兵故云為客不利。毋變至之紀。天有陰

陽之道道路恐人改變故云無變天之道地有剛柔之

性已

禮記

卷之四

理恐人斷絕故云毋絕地之理人有禮義綱紀恐其
迷亂故云毋亂人之紀案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故鄭此註以陰政犯陽說卦云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故註地理云易剛柔之宜說卦云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春為仁故註仁之時而舉義
事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
孟春行夏令則

雨水不時巳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為乾草木

蚤落生日促國時有恐以火訛相驚

反行秋令則其民大疫中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

音役 疾 疾風暴雨總至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

逆也回風為疾又作飄宿音秀好呼報反藜莠蓬蒿

並興生氣亂惡物茂反藟音酉 行冬令則水潦為

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種

謂稷折種章勇反蔡云宿麥孟春至不入正

當月施令之事若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若施令失

所則災害滋興故自此而下論政失致災之事上既

云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今若施之

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

有失三才俱應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天也

草木早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節內三才

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論天地及人亦先後不

建或先言天者則孟春行秋令其民大疫是也或先言地

者則孟春行冬令水潦無敗是也所以然者為害重

者則狂先言之為害輕者後言之大略於文可以意

得次第其輕重無義例也皇氏曲為別說非經之旨

施令失所亦惟有二才應者故仲春行夏令則國乃

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大旱煖氣並為天災如是

